

264 ~~4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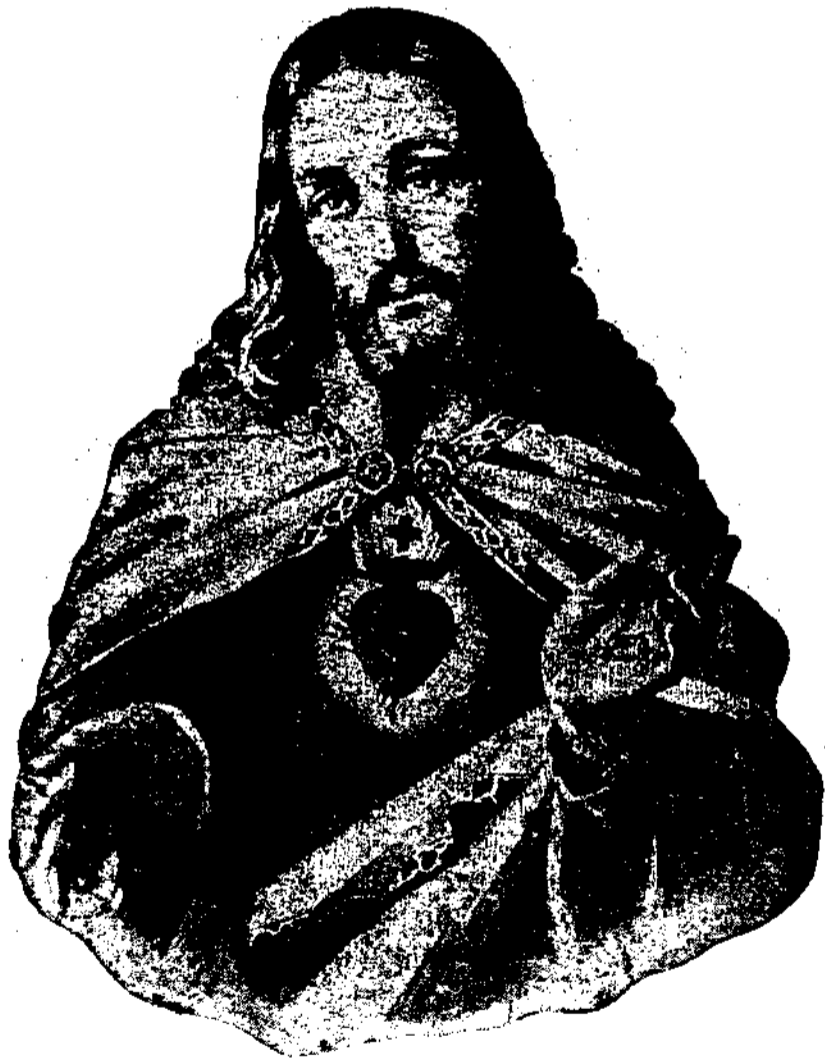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 天主降生一四九七年

年六十三國民華中

聖心報

月刊

第六十一卷第八期



准 惠 教 主 海 上
館 報 心 聖 雁 家 徐 海 上

版 出 日 五 十 月 七 年 六 十 三 國 民
行 發 兼 輯 編

館 書 印 灣 山 土 雁 家 徐 海 上 發 代 兼 刷 印

元 年 十 二 第 國 幣 寄 册 本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交
打
N

聖 心 寶 藏

虔望彌撒	三五·七三三
實領聖體	二五·五一八
恭拜聖體	三四·九〇八
神領聖體	一六·三一二
早夜課等	四〇·六八八
敬拜苦路	四·九一二
誦玫瑰經	四二·七一五
公私省察	一四·〇〇四
每日獻功	〇·四七五
舉行聖時	五八二
傳揚聖心	三·五七三
救贖工夫	三·二九六
神形哀矜	四·四一四
苦身克己	七·八八四
忍耐冤苦	二·五〇六
善盡本分	一三·一三五
善守罷工	四·三八〇
看聽聖書	一三·二〇七
拯救煉靈	一三·二八四
為臨終者	九·四九八

寄到寶藏處所

上海◎耶穌會文學院 初學
院 徐家滙男公進會
女教友 徐滙中學
徐滙女中 聖母院育嬰
堂 聖若瑟院 廣慈
護士女校 洋涇浜若
瑟堂 大通路德肋撒
堂 膠州路類思堂
虹口聖心堂 松江
正心女中聖母會 唐
墓橋 張家樓振新小
學 高家行 染布架
浦南涇涇 張堰
胡村女青年會
海門◎主心修院
徐州◎陽山教友 晨光男中
晨光女中
安徽安慶◎貴池若瑟修院
浙江寧波◎定海沈家門
浙江台州◎臨海 仁慈堂
廣東汕頭◎棉湖 古溪湖
湖南衡陽◎郴縣

每月首贈禮六本報謹

代出報資誌謝

松江張冬青神父轉來隱名氏代蘇北傳教司鐸定聖
心報六份聖體軍九份 十五萬元
上海宋之楨神父轉來隱名氏代蘇北傳教司鐸定聖
心報聖體軍各六份 十二萬元
浦東湯家巷李鶴羣先生代蘇北傳教司鐸定聖心
報聖體軍各一份 二萬二千元
徐家滙隱名氏感謝聖心入王三十年代浙江長安觀
海衛寧波仁慈堂河南鄆城北舞渡湖南耒陽五處
定聖心報聖體軍各一份 十萬元
浦東錢家隱名氏代浙江玉環坎門湖南郴縣代定聖
心報各二份代浙江東陽定聖心報一份代四川內
江龍潭山東汲縣定聖心報聖體軍各一份十萬元
浦東湯家巷隱名氏代浙江新昌臨海善導堂定聖心
報聖體軍各一份 四萬元
上海老楞佐先生代台灣台北定聖心報聖體軍各二
份 四萬元
徐滙女中代揚州高郵定聖心報各一份二萬四千元
曉明女中代河南駐馬店韓莊定聖心報聖體軍各一
份 二萬元
上海韓類思先生代浙江淳安定聖心報一萬二千元
温州陳旭初先生代浙江樂清虹橋定聖體軍八千元

捐助本報誌謝

南京陸治祥先生 十萬元
上海陳文光先生轉來隱名氏 六萬元
葉友馥先生 四萬元
鮑敬天先生 四萬元
隱名氏則濟利亞 二萬元
天津曾老太太(教外) 二萬元
浙江青田莫正廉神父 一萬元

祈禱宗意

本月總意釋義

特敬無玷聖心以克勝惡俗

(一) 應當克勝惡俗

魔鬼和牠的僕隸，時時處處，製造出敗壞的風俗，來陷害人的靈魂。我們做教友的，應當認識清楚：在我們所生活的社會中，淫風惡俗，真是多麼猖獗。試聽社會中一般人的言語，談得津津有味，不是各式各樣的污穢事情嗎？試看一般人的服裝修飾，不是在有意無意地，表示自己喜歡淫蕩，並且勾引旁人淫蕩嗎？社會中許多場所，頂着娛樂的美名，實則是引入犯罪。社會中流行的種種刊物，報章，雜誌，小說，圖畫，越是污穢，越是銷路暢旺。店肆櫛窗中的陳設，招徠顧客的廣告，以及電影院，廣播電台等等，爲着自己營業的發達，都不怕盡力的製造淫風惡俗。

社會中的淫風惡俗，不但陷害那無數的外教人的靈魂，並且陷害許多教友的靈魂，尤其是男女青年的靈魂。我們留心注意一些，便可以見到：教友家庭中幾多的子女，幼小時，很是熱心的，長大之後，受到淫風惡俗的濡染，竟然冷淡了，變壞了，墮落了；許多的教友家庭中，做父母的，自己受

到了淫風惡俗的影響，冷淡神業，放肆犯罪，他們的子女自然也成了早熟的淫亂者，以致終身無法從罪惡中振拔起來；再有些教友家庭，在鄉間原是相當熱心樸實的，搬進了大都市中，便也隨着惡俗，冷淡變壞，失落靈魂。

淫風惡俗，不但害人的靈魂，還害人的肉身。那放縱情慾的人，不會有健康的身體的。許多青年的疾病，是從淫罪而來。甚至肺癆等病，也往往是因爲淫罪，斷喪了身體，以致無力抵抗病菌。淫風惡俗，又使人荒廢職業，浪費金錢，使家庭中擾亂不安，使社會中加增許多罪案，使民族道德低落，能力衰弱，使國家不能繁榮發展。

所以我們教友，應當爲自己，爲旁人，努力克勝惡俗。

(二) 要克勝惡俗，應當恭敬無玷聖心。

淫風惡俗的根源，是人性的敗壞，是人心的污穢。原來元祖背命之後，子孫都受原罪的帶累，難於爲善，易於作惡。又加上幾千年來人類的無數罪過，人性真是敗壞，極易作惡犯罪。每個人的心中，又是充滿私慾偏情，時刻在拉扯人犯罪，拉扯人傾向淫蕩不潔，所以外面的淫風惡俗來勾引煽動，許多人便跌倒在罪坑中。

前古後今無量數的人中，只有聖母瑪利亞，是始孕無玷，絲毫不受原罪之玷，本罪之污的。所以聖母瑪利亞的聖

南京圖書館藏

心稱做「無玷聖心」這無玷聖心，真是一天主全德聖容之明鏡，「是一潔淨中至極之潔，無物可能形容者。」這無玷聖心不單毫無罪過的影踪，毫無私欲偏情的擾亂，並且充滿天主的聖寵，散佈德行的馨香，美麗絕倫，光輝表著。這無玷聖心，又是耶穌聖心的根源，「耶穌寶血之所由生，」常常「與耶穌聖心同心同聖，同仁同愛。」這無玷聖心，又是一雖至潔不棄污者，雖全善不絕惡者。「她變化了世界上無數罪人的心，使他們回頭改過，脫離罪污。她陶冶了許多聖賢的心，使他們珍愛潔淨，修成聖德。」

所以我們要克勝惡俗，應當恭敬無玷聖心。我們虔誠恭敬無玷聖心，聖母要賞賜我們痛恨邪淫的穢惡，懂明潔德的珍貴，並且獲得豐盛的聖寵，努力效法聖心的無玷；聖母要保護我們脫免私慾偏情的擾亂，脫免淫風惡俗的勾引，脫免邪魔惡黨的毒害，脫免天主教怒的懲罰。我們的家庭虔誠恭敬無玷聖心，聖母要賞賜我們全家的人得勝惡俗，不受毒害。整個的本堂區虔誠恭敬無玷聖心，這本堂區的風俗一定要因而改善，教友都要減少罪過，增加熱心。

(三) 怎樣恭敬無玷聖心

我們恭敬無玷聖心，也無非是恭敬聖母；如同我們恭敬耶穌聖心，無非是恭敬耶穌。我們恭敬無玷聖心，只是在

恭敬聖母的時候，格外想到聖母的聖心，想到聖心的無玷。所以我們不必在日常恭敬聖母的工作之外，添出另外的工作；我們只要注意到無玷聖心，因而更加虔誠奉行恭敬聖母的工作。現今分幾方面來約畧解釋一些。

個人方面，我們早晨起身，作祈禱宗會的獻功，我們要格外注意到「我因瑪利亞無玷之心。」領聖體後，我們要懇求無玷聖心轉求耶穌聖心，賞賜我得勝惡俗。每晚省察時，或每星期告解前，我們要省察自己怎樣拒絕了惡俗的勾引，要定志依賴無玷聖心而勇敢拒絕。我們要閱看關於無玷聖心的書籍，加以默想祈禱；我們要按照自己的地位與環境，努力效法聖心的潔淨。

家庭方面，我們要敬供無玷聖心的聖像；要給子女們講解無玷聖心的意義，教授無玷聖心的經文；要引導他們恭敬無玷聖心，格外修務潔德為中悅無玷聖心；要把自己的神形一切，托付無玷聖心保佑。每個瞻禮七，全家公念玫瑰經之後，可再添念聖母聖心禱文。

本堂區方面，本堂司鐸可按照主教的指示，隆重舉行每月首瞻禮七的敬工；至少要隆重舉行本月內的聖母聖心瞻禮；乘這些機會，講道鼓勵教友們恭敬無玷聖心，效法聖心的潔淨，為克勝惡俗。教友們也該踴躍虔誠參加這些

敬工；尤其聖母會的男女會友們，該在恭敬無玷聖心的工作上，做衆教友的表率；並且在本堂區中，勸阻冷淡教友的，隨從淫風惡俗，努力在服裝修飾娛樂宴慶等機會中，提倡符合教友精神的聖善風俗，爲中悅無玷聖心。

(四) 祈求吾主聖心

從前蘇多瑪等幾座城中充滿淫風惡俗，以致惹動了天主的義怒，降火燒毀這幾座城，並且整個區域沈陷，成爲現今的一死海。我們知道：世界上許多大災大難，實在是淫風惡俗的懲罰。現今第三次大戰的危險，嚴重地威脅着全世界無數的外教人，仍舊醉生夢死的尋歡作樂，放肆犯罪。我們做教友的，要挽回天主的義怒，免遭戰爭的慘禍，我們必須恭敬無玷聖心以克勝惡俗。

可是有幾多教友想到恭敬無玷聖心呢？許多的教友不是做了惡俗的犧牲，附和着外教人犯罪嗎？有幾多的教友知道看重潔德，努力效法無玷聖心的至潔至淨呢？

爲此，教宗願意我們在本月內祈求耶穌聖心，賞賜我們這恭敬無玷聖心的大恩寵。我們應當爲自己祈求，也應當爲家中的人，爲本堂區的教友，尤其爲教友中的男女青年祈求。耶穌聖心賞賜了我們這件大恩寵，我們就能够克勝惡俗，能够挽回天主的義怒，免遭戰爭的慘禍了。

本月附意釋義

切實援助傳教區神牧

傳教區域的神牧，就是傳教體制下的宗座代牧，宗座監牧，或雖是正常體制而仍屬傳信部的總主教，主教。他們繼續宗徒的職權，做一區的神牧。他們的使命非常偉大；因爲他們不單該照顧屬下的許多教友，還該設法勸化無數的外教人，引領他們信奉聖教。可是他們的肩負非常沉重；因爲教友的冷淡或熱心，外教人的歸化或否，聖教會種種事業的創辦與發展或否，他們都得一一向普世的總牧——吾主耶穌——仔細交賬。尤其在這第二次大戰之後，一方面傳教人員與經費大感缺乏，他方面許多事業應當創辦推進，爲能順應新的潮流，滿足新的需要。傳教區域的神牧，真是需要教友們的切實援助。最切實的援助，便是虔誠祈禱。可是歐美各國的教友們，果眞想到爲傳教區域的神牧祈禱嗎？甚至傳教區域的教友，果眞用祈禱來援助自己的神牧嗎？爲此，教宗囑咐我們，本月內祈求耶穌聖心，賞賜各處教友，都要切實援助傳教區域的神牧。

耶穌聖心，懇賜特敬無玷聖心以克勝惡俗；

求主俯聽我等！

耶穌聖心，懇賜切實援助傳教區神牧；

求主俯聽我等！

首六默想

耶穌聖心爲至上者之幕府

梅瑟以前，古聖祖們祭獻天主，往往是在露天之處，疊起石塊，宰殺燔燒牛羊；那時候，還沒有人造的房屋，作爲祭獻天主的處所。等到梅瑟率領義辣爾人民，出離厄日多國，進向加納嶺福地，在曠野中行走的時候，方才建造了第一座恭敬至高無上的真天主的處所。因爲他們在行走，所以造的，不是用磚石砌成的房屋，而是帳幔結成的一幕府，以便隨時可以移動。後來撒落滿王在日路撒稜城中，建造了聖殿；那聖殿中恭敬天主的處所，雖然不再是帳幔製的，却仍舊稱爲幕府。聖保祿宗徒在致赫伯來人書信中，還提起這幕府，簡括地描寫說：這幕府的前一部份，稱做一聖所；一其中有燈臺，有桌子，有供獻的餅。在第二道帳幔後邊，這一部份稱做一至聖所；一其中有金香台，有結約櫃，櫃裏有瑪納的金罐，亞朗的開花的棍杖，及刻有十誡的結約版。尋常的日子，司祭們進入幕府的前一部份，奉行祀典的禮儀。至於後一部份，惟有大司祭一人，一年一次進去，帶着血，奉獻爲贖自己及人民的罪。

可見古教的人，把幕府看作是至上者天主的無限尊

威所寄，託好比我們聖堂中敬供着耶穌聖體的寶龕一般。

吾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斷了氣，聖殿中至聖所前的帳幔自行裂開了。天主顯這奇蹟，表明自己棄絕了古教的祀典，不再臨寓在這人造的幕府中。保祿宗徒說：耶穌經過了更偉大更精緻的幕府，用自己的血，進入了至聖所，成就了永遠救贖人類的大工程。又說：我們因着耶穌的聖血，經過了一道帳幔，就是他的身體，得以放心大胆的進入至聖所。

原來耶穌的人性和天主性完全結合，所以世界上沒有任何處所，可比耶穌的人性，更是適當地稱爲至上者的幕府。耶穌的聖身，真是如同一道帳幔，遮蓋着，也輝耀着，天主的無限尊威與無窮美善。那麼，耶穌聖心是聖身的最尊貴最精美的部份，不是格外應當稱爲至上者的幕府嗎？

我們是耶穌奧身的肢體，我們的心也應當成爲至上者的幕府，一方面只讓至尊天主佔住我們的心，不讓受造的人物來分佔，不讓邪思穢念來玷污；另一方面，還要努力放射天主聖德的光芒，使旁人見了我們，便生出欽敬天主的善情善念。可是實際上，我們的心怎麼樣呢？

耶穌聖心呀！你是至上者之幕府。但是我們的心，這般貧乏，這般卑陋，甚至這般污穢，這般醜惡，怎配做天主的幕府呢？求你矜憐我們吧！求你變化我們的心，潔淨我們的心！

熱心話

當今教宗與聖母聖心敬禮

陳若瑟

聖母聖心的敬禮，在聖教會中早已存在。一九一七年，聖母在葡萄牙國法底瑪顯現，特別叮囑信友誦玫瑰經，求為罪人回頭改過，並為賠補她聖心因人的罪惡而所受的痛苦。聖母聖心的敬禮，便更發達起來。

當今教宗庇護十二世，對於聖母聖心的敬禮，真可說是一位大宗徒。他見到各種邪說謬論的洪流，什麼無神論、唯物論、共產主義、國社主義、波濤澎湃，幾乎淹沒了整個人類，使他的子女們在信德上受到非常嚴重的打擊。尤其是世界各地，風俗日下，引人犯罪機會，到處皆是；有的兼政當國者，充滿侵略主義，把耶穌基多的大同博愛，拋在腦後；只知破壞世界和平，掀起戰爭屠殺。教宗見到這種種痛心的情況，便投奔到仁慈的聖母，求她的聖心垂憐這空前未有的禍患。第二次世界大戰劇烈進行的時候，一九四二年十月卅一日，當今教宗乘着法底瑪聖母顯現二十五年紀念的機會，把整個的人類奉獻於聖母聖心。這真是一件重大的創舉；教宗自己，也認為這是他登極後最重要的舉動。

聖母是人類的母親。她的聖心洋溢着最純潔的母愛。

我們都知道一顆母親的心是怎樣的愛着她的子女。聖母聖心的愛慕人類，比世間母親愛子女的心更熱烈。整個的人類，既然由耶穌在世的最高代表奉獻於聖母聖心了，聖母必不虛我們的盼望。我們如果虔誠敬禮她的聖心，聖母必定要救援這陷入水深火熱的民衆的。

我們的教宗，不但自己把全人類奉獻於聖母聖心，他還希望普世的主教把他們的教區，本堂神父把他們的本堂區，信友們把自己家庭與個人，也獻給聖母聖心。這樣，全世界的信友和神長，同着我們的最高領袖——教宗，一同呼號天上慈親，哀懇她的聖心，效力當然更大。

在歐洲各國，許多位主教，行了這種奉獻。在我國，也有不少的主教神父，熱心敬禮聖母聖心，遵照教宗的希望，行了奉獻典禮。至於究竟有多少教區行過了這奉獻典禮，作者因為缺少文獻，不能統計報告。

教宗奉獻人類於聖母聖心的原文，是完全用教宗自己的口氣說出的；譬如說：「余謹以教友大家庭之公父之名義，以被膺受全權掌管天地者之代權之名義。」所以這篇奉獻誦的原文，是不能放在教友口中念的。為此，聖座把原文刪去數句，以便教友誦念；并且教宗頒賜誦念這篇經文者，每次可得三年大赦，一月中日誦不缺並完滿通常得

全大赦的規條者，可得一全大赦。（得全大赦的通常規條就是告解、領聖體、拜聖堂，並按教宗的意向祈禱。）現在把教友念的這篇奉獻誦，試譯於下。

「至聖玫瑰經之後，進教之佑，人類之救援，爾乃戰勝諸仇敵者，請俯視我等，跪伏爾座前，懇求爾慈母之心，護佑我等於當今諸困苦中。我等固無任何功德，可以得爾寵眷，惟賴爾聖心無量慈愛，懇允我等所求！」

於此空前之艱難中，我等特依恃爾，依恃爾慈母之心；不獨連同爾聖子之妙體，聖教會，受苦流血，在多處受人多方磨難者，抑且連同彼因自身之罪過，互相仇恨不睦之全人類，將我等全獻於爾聖心。

求爾慈母之心，垂視現世界物質與道德方面之破壞，父母兄弟夫妻子女離散之痛苦，無罪嬰兒之號哭，無數青年於戰場上肢體傷殘，性命斷送，尤可悲者，無數人民，冒失靈之危。求爾垂視如此重大之患難，動爾慈母之心，速來救援！

吁仁慈之母，求爾轉求天主，恩賜我等以和平，恩賜感化人心之聖寵，使衆人趨向和平，愛慕和平，保存和平。和平之后，求爾轉求天主，使遭受戰爭之世界，得到衆人所渴望之和平；求爾轉求天主，恩賜此於真理公義及基多聖愛中

之和平！求爾昇我等以戰火平熄之和平，及人心齟齬之和平；庶幾天主之神國，於和平中發展無疆。

求爾垂佑彼坐於幽暗死影中之教外者。求爾恩賜彼等和平，使真理之太陽，光照彼等，庶幾借我等共認救世真主，同聲歌唱：天主受享榮福於天，良人受享太平於地！

求爾恩賜和平於異端者，及裂教者。彼等或因錯誤，或因不睦，而離棄聖教會之懷抱。求爾特垂視彼輩虔敬爾之裂教者。彼等在往時，幾無一家不敬爾之聖像；今日不得不藏匿以待將來。求爾恩賜彼等以和平；求爾導引彼等早歸基多真教，俾共成一機，共屬一牧。

求爾恩賜聖教會獲享完全之和平與自由。求爾遏止新外教主義之波濤。求爾恩賜信友，珍愛潔德，善守規誡，並熱切救靈。庶幾天主之子民，於功德，於數量，日見增進。

吁我等之母，普世之后！聖教會及普世人類，曾奉獻於爾聖子之聖心。彼乃我等之仰望，我等戰勝之標誌，我等得救之保證。我等今將聖教會及普世人類，亦奉獻於爾之聖心，俾因爾之護佑，天主之神國早獲勝利；庶幾普世萬民，彼此和平，並與天主和平，因而同聲高呼爾為殊福者。並自大地兩極，永遠與爾共歌一吾靈讚頌吾主，一並光榮愛戴，感謝吾主耶穌之聖心，惟彼乃真理生命和平之泉源。亞孟。

這篇奉獻誦的意義與詞句，真是非常高妙，非常莊嚴。作者譯時，實覺不能勝任。讀者如果能够譯成一篇又信又雅又達，并且易於誦念的經文，請求主教准定，使我國的各位教胞，共同誦念，當是極有益處的一件事。那麼，作者的試譯，也可算是拋磚引玉了。

當今教宗，不但把全人類奉獻於聖母聖心，而且又定了聖母升天瞻禮後第八日，為聖母聖心瞻禮，命令普世聖教會，舉行這個瞻禮。教宗也時常不斷的，尤其是在聖母月內，勸人恭敬聖母聖心，祈禱和平。

今日的世界，比一九四二年的世界，好轉了麼？再一次世界大戰的危機，已除去了麼？沒有一個人敢肯定的答覆。相反，許多人知道，不但不好轉，反而更惡化了。那麼，我們做教友的，應當悲觀失望嗎？不！決不！我們加倍祈求聖母聖心吧！本月是八月，我們早早預備舉行本月廿二日的聖母聖心瞻禮吧！不但我們自己，在這個月內，加倍恭敬聖母聖心，還要領導全家的人，一村的人，共同恭敬聖母聖心，祈求聖母聖心，把我們奉獻於聖母聖心。

祈禱宗會友們，更該善體教宗的心意，虔誠恭敬聖母聖心。祈禱宗會的敬禮耶穌聖心，與聖母聖心，是分不開的。每天早晨的獻功誦，已是託聖母無玷的聖心，替我們奉獻。所以祈禱宗會友們，在恭聖母聖心上，也該如同在恭敬耶穌聖心上，做尋常教友的表率吧！

專載

徐宗澤神父逝世誌悼

玉昌社

徐宗澤神父，字潤農，聖名若瑟，生於公元一八八六年，乃明代相國徐文定公光啟之十一世孫。世代虔奉天主聖教。家居江蘇青浦之蟠龍。十九歲時，值遜清暮年，應童子試，舉秀才，頭角崢嶸，於焉嶄露。廿一歲，離家棄俗，進耶穌會修道，獻身為聖教服務。繼而赴歐美二洲，攻讀文學哲學及神學，並晉升司鐸。中間曾回國任徐進公學教授數年。留學期間，前後考得哲學博士及神學博士。

民國十年，學成歸國，在南匯縣境實習傳教工作，成績斐然。兩年後，居徐家滙，主編聖教雜誌，兼任徐家滙天主堂圖書館館長。自民國十二年秋季起，聖教雜誌在神父主編之下，價值增進，風行全國，推為天主教出版界之領導。其中有關神哲學及教史之論著，彙集成書，在土山灣印書出版者，有三十餘種之多。

八一三戰事發生，上海淪為孤島，聖教雜誌停刊，神父因更專心致力於圖書館工作。按徐家滙圖書館（亦稱藏書樓），溯始於一八六〇年左右，中文書籍部份，搜集各省

府縣志為數已不少。徐神父耗二十餘年之心血，積極徵求，現該館收藏志書，達二千餘種，推為全國第一。該館既係耶穌會之事業，故神父又積極搜羅明末清初耶穌會士之中文著作，或為當年之木版本，或為手抄本，或為自世界各大圖書館影得之珍本。神父又加以整理研究，撰成著作若干部，已由中華書局承印出版。惜因戰事，猶未問世。徐神父於從事學術外，兼指導啟明女中徐滙女中校務，管理聖母會，教授教理公民等課，兩校新舊學生，受其薰陶而進德成學者，二十年來，不可勝數。

神父為人，謙虛和善，不慕名利，不矜權勢，刻苦持躬，勤勞盡職，且充盈信德精神，恪守修規，熱心救靈。故青年輩及教外人士，皆樂與之遊，更多因而認識真道。

神父體質素不甚健，在修會中度清貧刻苦之生活，猶每日孜孜工作，從不稍懈。六月中旬，殊感欠適，未以為意。如是者四五日，乃不得不臥床。老友何理中醫師來訪，力勸入醫院診治。因於十六日進入廣慈醫院。檢驗之下，知係斑疹傷寒，心臟又甚衰弱。十九日晨，病勢危殆，遂領臨終聖事。醫師等打針輸血，盡力挽救，終未見效。延至二十日晚八時半，安逝於主，享壽六十二歲。

神父突然逝世，誠出意料之外，以致生平建造圖書館

大廈，開放所藏圖書，整理前賢著作等計畫，未能實現。此不特教中人士所悼惜，抑亦我國學術界之一大損失也。

六月廿二日，舉行追思大禮彌撒於徐家滙天主堂，惠主教躬親主持追思典禮。信友參加者甚眾，即教外友好，亦頗多到來，並獻花圈。七月五日，安葬於上海市耶穌會墓地「聖墓堂」。于總主教蒞臨主持典禮。徐神父交遊極廣，在我國學術界中，尤在圖書館界中，素著聲譽。故七月十日，上海天主教各團體，假座徐家滙天主堂，邀請教內外各界人士，舉行追悼大會。中國天主教文化協進會，亦將於七月二十日，在首都舉行追悼大會，並請中央政府及教育部褒揚。

聖心報於民國廿七年秋季及廿八年夏季，曾蒙徐神父代理主編，又常蒙徐神父審查稿件，供給參考書籍。故盼讀者為神父亡靈代禱，更按神父之遺志，為我國聖教文化事業代禱。

近 亡 錄

- | | | |
|-------|-----|-----|
| 浦東百忍橋 | 張品娥 | 瑪利亞 |
| 湯家巷 | 湯張氏 | 瑪達肋 |
| 青浦王家橋 | 徐周氏 | 瑪利亞 |
| 松江志同會 | 薛陳氏 | 瑪利亞 |
| 平武浜 | 張菊寶 | 德撒 |
| 河南 偃師 | 李張氏 | 瑪利亞 |

傳記

方濟各沙德萊（續）

朱煜仁譯

——一位非洲傳教英雄——

八 到剛果去開教

一八八五年的一柏林條約，把非洲中部的剛果河流域，組成了一個自由邦，劃歸比利時國王管轄。一八九三年初，羅馬傳信聖部接受了比利時國王雷奧保爾第二世的請求，把剛果的一塊龐大地方的傳教工作，交給了比籍的耶穌會士。省長神父，想起了沙德萊修士，在非洲傳教已有豐富的經驗，因此有意派他跟那新傳教區的會長亨克多文神父，到剛果去開教。

原來我們的沙德萊修士從南非洲回來，已經有半年了。他在比國首都布魯塞爾城的聖彌格公學裏服務。他在傳教區中度了好幾年奔波忙碌的生活；如今他很喜歡能够在修院中嘗嘗這安靜生活的滋味，所以他聽到了省長神父的意見，就擾亂不安起來。他怕那種開教的生活，並不是怕勞苦或犧牲，他不是覺得在比國過日子，「吃得太好，睡得太適意，生活太容易」嗎？他怕的，是靈魂方面的孤

獨。他說：「只要省長神父講一句話或做一個手勢，我就立刻動身到非洲去。但是，要我自己去請求，那我真是再沒有這個膽量。幾個月的一個人生活着，沒有司鐸，不能領聖事，這樣孤零零一個人住在外教地方，我自己真不敢再去尋這種生活。」還有一件事，使他猶豫不決的，就是遠離他的老母親。因為老母親所期待的唯一的安慰，就是平安地死在兒子的懷抱中。

長上的意見發表了，沙德萊修士就完全服從。一八九三年四月六日，他偕同兩位神父，一位輔理修士，上船離開了比國。

傳教士們平安到達剛果河口的馬大隄海港。那時候，剛果河下游一帶還沒有鐵路，所以從馬大隄到內部的交通，祇靠一條小路，這條路蜿蜒曲折在高山峻嶺中，或佈滿荆棘的高原上，還要爬過許多架在急流滾滾的大河上的「葛藤橋」。在這樣的路上，再也找不到那種在南非洲荒野中所通行的牛車。一切行李，只得背在人肩上。幸虧馬大隄的長官，供給了傳教士們一百四十名腳夫。

幾星期的工夫，傳教士們常是在無情的烈日下，穿越那荆棘叢林，真是又單調，又疲倦，還加上了厲害的瘧疾，使他們的行程，變成了一個艱苦的十字架。五月廿七日，他們

到了羅味多哥。從這裏到雷奧保爾城，還有一半路。傳教士們住了兩天，調換了一班腳夫，繼續上路。

六月十八日，傳教士們到達了目的地——基朋戈。這是離雷奧保爾城不遠的一個村子。當地官吏已經收養了差不多七八十個黑孤兒，專等傳教士去教育他們；又造了一座很舒適的房屋。傳教士們一見到這種情形，就有了很好的印象。可是這印象到晚上就消散了。蚊子像潮湧般的向室內湧進來；牆上，天花板上，家具上，到處舖上了一層黑沉沉的東西。即使你的蚊帳不讓牠們飛進來吮你的血，但是蚊帳外那種「嗡嗡」的聲調，也吵得你休想入睡。所以一夜到天亮，誰都不能合上眼睡覺。蚊蟲之外，基朋戈的沙土裏，還有一種如蠶一般的小蟲，成羣結隊來咬你。赤足的黑孩們，常被咬得血淋帶滴。這真是極不衛生的處所。土人們也承認：再不能找到一塊地方，比這處在沼澤的沙土地帶更壞的了。沙德萊修士形容這情形道：「假如人們願意我們在五六個月中都死在這裏，那麼，這真是一塊最好的地方了！」

會長神父帶了沙德萊修士，一同去找適宜的地方。在基朋戈南邊七八公里的基門匝，是一個築在高曠地帶的小村落，人口二十多家，村上到處栽着青翠的棕櫚樹，幾十

間茅舍，就隱在它們的綠蔭之下。沙修士見了，禁不住說道：「在這裏，我們至少可以平安睡覺，不受蚊子的騷擾了。」

決定之後，沙德萊修士就在基門匝動工，建造臨時宿舍。亨克多文神父從基朋戈打發來了幾個較大的孤兒，為幫助修士工作。可是他們只能在半天中給你搭一座草棚，至於用磚瓦樑木建造的屋子，他們連做夢也做不到，所以他們的幫助實在有限。然而沙修士竟然在一天中造成了一個長十五公尺，闊六公尺的廠棚。其中三小間為神父們居住；一大間，二十四小時中輪流充作學生的臥室，課堂和聖堂。衆人都離開了基朋戈，搬到基門匝來。在基朋戈所造的的房屋，也拆卸下來搬到基門匝依樣重造。九月中，傳教士們就又住在這座房屋裏了。

傳教士們遷住在基門匝之後，果然避免了蚊蟲的騷擾。但是困難仍舊不少。他們在比國所認識的許多朋友，果真是慷慨大量的幫助，可是寄來的東西往往不能收到。向土人們買些小東西，又常常須出重價錢。因此傳教士們的錢，很快的枯竭了。可幸駐紮在附近的一位名叫李查的小軍官，——後來升到上將，——常來調濟他們，把苞米山芋等東西送來。

一八九三年十一月初，雷奧保爾城的長官，關照亨克

多文神父有一位名叫弗雷得的誓反教牧師，想在基藏多設立教堂。基藏多位處高原之上，俯瞰般基齊河，并且靠近將要建築的鐵路線，真是一個重要地點，為此，那位長官請亨神父搶先到基藏多去開教。

十一月九日，亨克多文神父同沙德萊修士帶了十個孤兒，到基藏多去。雷奧保爾城的長官已在那裏等候着，弗雷特牧師也到來了。亨神父見了那牧師的強硬態度，自己猶豫不決起來。他想：為保持和平，還是退讓的好。沙德萊修士看見情勢不妙，就把自己的意見向長官直陳說：「會長神父！如果單從我們自己一面看，當然我們很可以把這地方讓給弗雷得先生。可是，就整個的教區着想，如果我們的地方離鐵路太遠了，那不是要叫後來接續我們的人，多走兩小時的路，大受不便嗎？」

亨克多文神父聽了沙修士的這段話，就主意堅決了。終於那個誓反教牧師只得離開了基藏多。

雷奧保爾城的長官，還派了一小隊兵來到基藏多，為保護傳教士。可是這個計畫壞事了，因為土人們很不喜歡看見這輩穿制服的人。不久，土人中最激烈的，甚至說要放火燒掉兵營，燒掉傳教士的住所。

善於觀察的沙德萊修士，看出了土人們圖謀暴動的

緣由，就在一次訪見長官的時候，婉轉地向長官說明了這種情形。又說：「我從前也當過幾年兵。對於怎樣統制這些喜鬧的黑人，我很熟悉。請長官送給我們十枝步鎗。我把鎗法教給了我的青年學生之後，那時候即使沒有兵士，我也敢包你沒有一個黑人再來尋事。」

鎗送來了，駐防的兵士撤退了。沙德萊修士，就當起教鎗的臨時教師來。年青的黑人們，在他指導之下，學習放射。幾星期後，成績最好的，已能放射自如。土人們也都和傳教士們平安相處。

基藏多的土人們自己中間，也常常發生衝突爭鬥。為了一點事，就會釀成分行列陣的大戰爭。一次，沙德萊修士要遏阻他們一個鬧得正熱烈的衝突，用他的步鎗威嚇着更激烈的一面。一個黑人大喊道：「不要再打了！這個白人的手指一撥，你們就都沒有命了！」在打的人，聽到這句話，都嚇的逃散了。

傳教士們初到基藏多的幾天，住在蓬帳下面。這樣的生活，夜間還能過去，日間就無法躲避如火的太陽的薰炙了。那裏正在赤道下面呀！因此沙德萊修士立刻動工，在十天中，先造了一座為黑孩們住的大屋，上邊用葛藤乾草作頂，下邊用泥土圍成。後來又造了幾間神父住的小屋。十

二月廿五日，亨克多文神父就在這第一座小聖堂內舉行了耶穌聖誕的子時彌撒。

沙德萊修士專心做着單調的開教工作。他的責任真是何等的重！黑孩們從小就在森林中遊蕩慣了。沙修士費盡了心力，為教他們種田造屋，然而得到的效果，還是微乎其微。另外這些懶惰成性的人，必須時時在他們旁邊監察鼓勵，還須有靈活的手腕，恆心的忍耐，才能教會他們工作。沙修士為懲罰黑孩的懶惰或疏忽，通常是在飲食上設法，比較勤緊些的，就賞他們吃肉，——這是黑人們所極喜歡的。孤兒的數目一天一天的加增，照顧他們的工作，也一天多似一天。但是女孩們也需要有人照管呀！會長神父因此寫信到歐洲，請修女們也來幫助。那慕爾城的聖母會修女，就在一八九四年七月一日到達了馬大隄。同行的還有五位耶穌會傳教士。沙德萊修士已在那裏等着。在他引導之下，七月廿七日，修女們向剛果內地進發，九月初，到達了目的地。

基藏多的土人們，從沒有看見過天主教的修女；因此修女們到了那裏，他們男男女女都來歡迎。衆人陪修女們進入小聖堂，唱「我儕讚頌天主」，從小聖堂到修女住所，張燈結綵，掛滿萬國旗，非凡熱鬧的慶祝。

沙德萊修士慣常是住在基門匝。他有時候陪着一位神父出去巡查鄰近的村莊。尋常的日子，他在家裏勤緊工作，過着勞苦的生活。

沙修士的年紀已不小了，他的頭髮已由灰黑變成了白色。黑孩們因此就呼他為「白人」。一八九五年，修士自己也寫道：「我覺得老了。我的眼也衰退了，一到晚上，就一些也看不見什麼。我的記憶也遲鈍了，不能再學什麼言語了。」可是，他勇敢地繼續工作。一八九六年，他聽了當地長上的話，寫信給省長神父，請求回到比國，——並非為養老，只是為安慰他的老母親。「我的母親已老了。前次動身前，我會對她說：『此去不過三年，所以現在我請求神父，許我實踐我的話吧！』」

一八九六年六月廿六日，沙德萊修士辭別了基門匝的黑孩子們，動身回國。李亞格爾神父寫信給省長神父，稱讚沙修士道：「沙德萊修士工作兼人，真是我們的大幫手。在他身上，可以指摘的，只是他太不愛惜自己的身體吧！」

（未完）

諸位願得聖心保佑嗎？

請勸親友定閱聖心報！

訪問錄

山東陽穀牛會鄉主教

張雷

中華聖教目前在華北各地，正遭遇到空前未有的厄運。在山東河北河南等廣大的地區內，在共黨鐵幕籠罩之下，許多繁榮的教區已大部或全部摧毀，田地被奪，房屋被佔，聖堂聖物被焚，教士被拘禁，被驅逐，或被殺戮。聖教會的文化教育，慈善事業，根本破壞，信眾如無牧之羊，在恐怖與黑暗中生活，冒着喪失信德與性命的絕大危機。

最近許多華北教區的主教神父，避難逃到上海。他們從「解放區」逃出，被共黨剝奪了一切，有的竟連更換的衣服都沒有。記者前日走訪山東陽穀教區國籍牛主教，他便是那許多為義而被屠殺的神牧中的一位，他的教區便是那許多慘遭破滅的教區中的一個。

記者首先詢及陽穀教區未受共軍蹂躪以前的狀況。主教說：「陽穀教區正式成立至今只有十二年，首任主教便是現在的田樞機主教。民國三十二年田主教升任青島主教，本人便奉命掌理陽穀。本區成立之初，有信友一萬二千人，目下已增至三萬，信友人數增加速率極大。陽穀在山

東衆教區中為最小，包括六邑，而神品聖召却最為發達，這都是前任田主教的功績。陽穀計有備修院生五十一名，小修院生二十三名，哲學生七名，神學生六名，全區國籍傳教士，連本人在內，共十七位。此外還有聖神會和中華聖母會修女三十餘位，輔助傳教工作，管理孤兒院施診所等。」

記者：「請問貴教區受共軍打擊，從什麼時候開始？」
主教：「共黨公開並直接的仇教行為，雖然在勝利後方纔開始，但在抗日期內，他們却總不放過一個可以間接破壞教堂，危害教士，阻撓傳教工作的機會。譬如，他們往往借用聖堂做集會場所，在教堂牆壁上張貼漫罵日本的標語，日軍掃蕩隊來到，八路軍便從聖堂鐘塔上向日軍開鎗射擊，再在堂院內故意留下徽章鎗彈等物，然後逃走；日軍為發泄怒氣，便舉火焚燒聖堂。八路軍這樣假敵偽的手，不知破壞了多少鄉村教堂。全於在鄰近教堂和教友村莊的公路上埋地雷，炸毀日軍汽車，或割去電話線，特意激怒日軍去殺害無辜的教民，焚毀他們的住宅，這更是八路軍常幹的把戲。勝利後，本區堂口中，首先遭到共軍有組織的搶掠的，是坡里莊。坡里莊有孤兒院一所，收養孤兒一百多名；地數頃，充做孤兒院的常年經費。共黨一度清算，便把孤兒趕散，把房屋傢具什物盡行佔用，為開設合作社。院中存糧

八十多担也一併充公。『邊區政府』『土地法』明明規定，每人可私有耕地一畝半，坡里莊的地，分給孤兒、教士、修女、執事人等，尚不足每人一畝半，而共黨竟勒命神父「退地」，將所購土地一一退回賣主，不能退的，充公。」

記者：「退地的手續怎樣？」

主教笑答：「那很簡單。譬如三年前用一百元買來的地，如今只須付還一百元，便可由賣主收回賣去的地，並得向買主索還這畝地三年中出產物的代價。」

記者：「共黨藉着什麼名義，來掩飾這種醜行？」

主教：「他們不必藉什麼名義，也不必掩飾，我們所有「搶掠」「醜行」的觀念，他們就根本沒有。在「一切為黨」的口號下，沒有所謂搶掠，更沒有所謂醜行，只要能達到他們的目的，一切都是好的，否則便什麼都不好。清算鬥爭，都是「合法」的行動。但是實際上，共黨為實現他們鬥爭清算的計畫，也不惜尋覓種種機會和藉口。以下兩件事可以例証。三十四年冬季，共黨要鬥爭梁山教堂，便藉口游擊隊長曾來堂拜訪神父，因此神父便是國特，私通中央，於是放置神父在高台上，激怒羣衆，把一連串的許多罪名都加在神父身上，然後名正言順地霸佔了神父的住宅和施診所，所有大車、牲畜、農具，及一切什物，都被搶掠一空。其

次，共黨久已蓄意要拘捕本人。直到前年冬天某日，孤兒院一孤兒隨游擊隊回家探望親族，共黨便藉口孤兒受主教委託，與游擊隊私通，送手鎗與游擊隊，將本人逮捕。幸村民聯合具保，請求釋放，孤兒也自向共黨說明同游擊隊回家，完全出於自動，與主教無干。共黨不得已，方纔釋放本人。榮李二位神父，也曾被共黨鬥爭拘押。（記者按：李神父乃陽穀副主教。）

主教一面招呼侍役給記者倒茶，一面繼續敘述其它會口遭共軍洗劫的經過：「三十四年冬，共黨鬥爭觀城教堂，除聖堂住宅全被佔據外，還有面積數十畝的森林一處，悉被砍伐一空。統計被砍去二十餘歲的大小楊樹八百餘株。共黨對於有關公共健康的森林，是這般的愛護！」

記者：「共黨對待主教屬下的傳教修女怎樣？在共黨統制下，她們的貞德是否受到威脅？」

主教：「當然受到威脅。去年共黨曾一度強迫青年修女參加共黨婦女會，同時強迫她們嫁給共黨青年戰士。於是本區二十四位聖神會和中華聖母會青年修女，急忙設法逃走，她們最先躲藏在教友人家，漸漸地化裝了在俗婦女，纔得通過紅軍地界逃到濟南。」

記者：「共黨對待教友怎樣？」

主教：「目前共黨的主要目標，是教會領袖；對於普通信徒似乎不大注意。但是我相信，共黨在打擊教士之後，定將用更兇殘的手腕，去對付教友。即在現今，教友中較有名望較爲富有的，就不免要被共黨拘押鬥爭，並在一切被剝奪之後，被迫彎着腰身去做共黨的奴隸，爲共黨工作服役。教友家中聖像被擄去，信仰被叱爲迷信。熱心和富有救人神火的教友，是共黨所不能容忍的；共黨必想出種種方法去加以陷害。傳教員馮君，輔助傳教二十餘年，曾在范縣黃河南水保一帶，勸化了好幾個村莊。共黨恨他入骨，便假造了一封通敵的信，把馮君逮捕，至今不知下落；十分之九，是死於共黨手下了！」

記者：「二年之久受到共軍如此打擊的貴教區，目前是什麼樣的景況？」

主教：「目前本教區的十個本堂區，盡被搶劫佔據，作爲傷兵醫院，合作社，銀行一類的公共機關，備修院解散，神父修女逃亡在外。——主教隨手從桌上拿起一封信，指給記者看，——是新近從共區逃出的的一位本區神父的信，報告他脫險的經過。他是在受到共軍拘禁和種種殘酷的待遇後逃出的最後的一位神父。從此，三萬多信友，再不能親近司鐸，再不能領受聖事！」主教說到這裏，表現深深的

感慨：曾幾何時，一個繁榮的教區，竟落到如此悲慘的境地！

記者最後問到共黨政制下民主與自由的真相。主教說：「共產主義，就是一獨霸主義，」一奴化主義。一政治獨霸：一切受黨的機關支配，人民只被利用，做民主的幌子。經濟獨霸：人民除一畝半地而外，一切經濟及生產事業，盡悉銀行及合作社操縱，一切不爲人民的利益，只爲黨的利益。總之，一切獨霸，不容人民染指。人民只是黨的奴隸，絕對沒有自由。無論信仰，言論，居住，結社，行動，交易，一概沒有自由。從一村到另一村，須有通行証。購買，須有購買証。在共軍地區內，只許說共產黨好，不許說不好。子女在父母面前，父母在子女面前，同事在同事面前，都不能直訴心中的委曲；偶一不慎，說出一句招致嫌疑的話，就會有人去告你。對於婚姻與家庭，共黨提倡結婚離婚絕對自由。這算是一解放區——唯一的真正的自由。共黨獎勵處女寡婦生子；設立託兒所，主張嬰兒由政府撫養並教育。他們竭力促使在婚姻不穩定的狀態下，在家庭基礎被推翻之後，子女不歸父母，而歸於黨。一個共產主義的信徒，必須從自己頭腦中掃除良心，倫理，公義，仁愛等等的觀念。在一解放區裏，學生鬥老師，子女鬥父母，其致殺父母，是最受嘉獎的行爲。這是共黨

（接在下邊二五七頁）

教務鱗爪

聖母救了我的性命

郝紫

一個冬天的午後，我在×村監行婚配聖事。茶話片刻之後，爲了日光已經西斜，我急忙同王類思，登上自由車迅速回到座堂——瀾池。行了才十餘里，（全程四十里）西北風怒吼的迎面撲來，我盡力掙扎，行不幾里，已是筋疲力衰，只好下車，扶着車把，緊緊前進，希望在天黑前到達目的地。那時候，土黃色的天空，淡白色的日輪，交相映演出悲慘的情景。無論怎樣的趕緊，總是趕不上太陽的飛奔。太陽下出了，還有十幾里的路程。龐大的火車經過我們身傍，向西駛去。頓時我充滿了希望，依靠聖母，壯着胆，前進，前進，希望在火車開走以前，到達車站。可是我們還沒有到站，火車已開走了！

忽然幾個穿灰色軍服的人迎面而來，一走到跟前，（此地叫五里河，）對我們說：「站住！看看有私貨沒有！」我說：「沒有，我們是西關天主堂來的人，絕對不會帶私貨。」匪說：「把車子給我推過來，先檢查身上！」當時在我面前有三個匪，在我旁邊有二個匪，在岸上不知有幾個，我不敢

細看。他們把我的絨呢馬褂剝下，又把我渾身搜索了一遍，把我所有的零星物件都拿去，然後把我雙手倒背捆起來。另一個匪去搜王類思。王類思說：「我是侍候人家的，那裏有錢！」那匪也把王類思的手倒背捆起來。那時候，我們和念：「吁瑪利亞，無原罪之始胎。」匪說：「你們說甚麼？」我說：「我們念經。」匪說：「不准念，再念打死你！」同時把手鎗指到我們的頭上。王類思說：「不出聲念吧！」他們把自由車推到一邊，把小白衣拿出來看看，又裝到包裹邊，把刷子拋了，又拿出禮節經本，問是什麼？我說：「禮節經本。」匪拿起兩小節蠟燭說：「這不是私貨嗎？」我說：「不是，這是蠟燭。」恰巧有一個老人從西邊走來。一匪迎上用鎗對住他的胸膛說：「往那裏去？」老人嚇得倒退在路邊。匪說：「不准動！」老人停在那裏。匪又搜索了一回，末了說：「起來！跟我們走！」我們只得起來跟他們走，他們推着我們的兩輛車子。

正走時，前面從東來了一排軍隊，大約二十多人，相離不足十步。匪向我們說：「站住！別動！」匪就向軍隊開鎗。當時軍隊沒有防備，就被打得拔足而逃。我看見火明的鎗子，都打到了兵們的身上。受彈最多的，是前面的隊長。我們看見他伸手拿他的手鎗，可是未曾拿出來，已不支的倒下了。

一個匪跑上去，用手鎗向隊長的胸上，頭上，又打了好幾鎗，把隊長的手鎗搶下，並剝去他的皮鞋和衣服，把屍首一推推到溝裏去了。

匪們帶着我們繼續走路，我心緒萬端，莫非打死我們在河上嗎？莫非當票子看嗎？若是打死了，誰知道呢？主教不知道，堂中也無人知道。若是帶去，誰知道有什麼苦呢？若是要我同他們合夥，怎麼辦呢？我懇求天主可憐，聖母相幫，許愿若得回去，明早一定要做謝恩彌撒。

正行間，土匪忽說：「回頭！一直正西！」我還沒有懂悟，匪又說：「一直正西！」當下我們回過來，一直正西走，頭也不敢回。這樣走出二三十步，沒有動靜。王類思說：「放我們！感謝聖母！」我們再念：「呀瑪利亞。」又念着，又互相安慰：東西不要緊，沒有打死我們！我們在匪徒與軍隊的中間，軍隊被打，跑的跑了，死的死了；若是軍隊開上鎗，我們一定死在彈雨中！談着，路過方在被劫的地方，看見死在血中的軍人，好不悽慘！

既而旁路上過來一股軍隊，問：「口令？」我說：「西關天主堂都神父。」軍官說：「你們遇見土匪嗎？」我答：「我自己才被土匪劫掉一空，他們還不遠，你們趕去吧！」又走一會，路上遇見軍隊，又照樣的問答。到了車站，解去了手上

的繩子；回到天主堂，已八點鐘了。衆人都說：聖母救了我的性命，明天早上我獻了謝恩彌撒。

這是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晚間的事。

追記於河南伊川周村聖母聖心堂

覓羊歸來

華司鐸口述
莊昌錦筆記

萬安是江西的一個縣份，贛江縱流其中，地當吉安與贛縣水道的中點，西南多山，人口稀疏。開教三百餘年，領洗教友約三千餘。東門出城附近一帶，多老教友，對於聖教四規中「該妥當告解並善領聖體至少每年一次」的條規，當然很容易守到。不單「上會」容易，而且四大瞻禮甚至每主日的告解聖體，也不算難。惟有南門出城，一些遼遠地區的新教友，情形恰恰相反：非但瞻禮主日無法來堂，連每年一次的一上會，一有少數村莊也感困難。原因是那邊離城遠，地方偏僻，交通不便。尤其是那邊的黃塘鄉，盡是山地，教友又不集中；自從五年前本堂神父譚司鐸在那地方受了危險被歹徒謀殺未遂以後，適值戰事日益緊張，意籍教士都集中在萬安縣城，故足足的隔了五個年頭沒有一上會了。

去年（一九三六）聖誕禮的前兩個星期，我（華司鐸自稱）想到黃塘鄉那邊的教友，隔了五年不曾一上會，一實在太不幸了！倘若從此再疏冷下去，將來真是不堪設想。於是我便決計要到那邊尋覓亡羊。可是困難重重。首先感到我是異國人，言語有點不通，而且又未去過，沒有一個助手是不行的。堂裏雖有一位老於傳教的先生，但已年逾古稀，在那隆冬季節，要他同到遼遠的山地去，那簡直是不近人情的事。還有幾位住在城裏又可做助手的青年教友，又因各有工作，在此年關將近之時，也不便強以所難。祇有請了人挑了一上會一用的担子，獨自前去，走到那裏算那裏，一切全由天主的上智去安排。

先到離城七八十里的任屋與隣近不遠的鳩屋二村，再到又二十多里的良口市，與百餘里的龍頭村。最後便到我一心向往的黃塘鄉去，然後回到縣城過大瞻禮。計畫是這樣定下了，也會一步步不打折扣的實現了。

在鳩屋時，我曾對一位老先生，說明了要到黃鄉去的意思，和他商量。那知他開頭一句便說：那地方萬萬去不得！這無異給我背上澆了一盆冷水，但我也沒有完全灰心。到良口後，找到一位年青教友幫忙。他姓萬，還祇二十來歲，為人誠懇可愛。這無異增加了我一份要到黃塘去的新力量。

我在龍頭村，又詢問一位誠實的教友，可否到黃塘去？他的答覆，却是一連串的疑問：第一是天氣不好，會下雨，下雪，冷得很；第二是路不好走，山路狹小，茅草充塞，又遠又崎嶇；第三是冬防時期，年關在即，怕遇着攔路虎（土匪）可不是玩；這些都是可能的老實話。我聽了自然沒有爭辯。祇是心中焦急，不知如何是好？既不敢妄靠天主，冒險前去，又不忍把那邊的教友，長此不顧。當天晚上，我輾轉不寐，一再求天主憐憫那地方的善良教友。

次日早起，天仍下雨。念早課時，天漸晴朗。我在彌撒中，便這樣的默禱着：仁慈的天主啊！我這一次可否到黃塘去，全由你上智的安排。彌撒後，我要再問昨天那位教友，他說：「可去，我就去；他說不可去，我就不去。說也奇怪，彌撒後，當我開口問時，他便連聲答道：『可去！可去！今天一定可去。』我便轉臉笑着說：『你可保險嗎？』他高聲的答道：『保得！保得！我可保得神父的險！』好了，那我一定要去了，天主的意思要我去。我那時的高興真是不可言喻了。

早飯後，我們三個人（萬教友挑担的，與我，）一匹馬，便在微弱的陽光中，一步一步，踽踽獨行的往萬山叢中進發。轉了一個彎，又抹一個角，上了一個坡，又下一個嶺。有時是懸岩絕壁，有時是羊腸鳥道。兩旁盡是荆棘枯草，脚下滿

佈石塊泥污。正是一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不看清，滑溜一腳，那就不堪設想！然而我們一夥，從早上動身，走到晚上七時，却平平穩穩，自自然然，走過了平生第一次第一天的又遠又久的險路。這叫我們不得不感謝天主保護的恩典！

在良口時，我曾與一位黃塘的張教友會了面；他表示很歡迎我去，並告訴我可到某某村的某教友家住。因此我們便直到某教友家去。到達時，已是午後二時了。豈知某教友不在家，他的妻子說，他當天不會回來。他的哥哥說，家裏困難得很，好像不願意留我們住宿的樣子。我們祇好再到張教友家。不幸張教友也不在家，住宿也是困難。我們便決定再到一位鄧教友家去。走到一個村莊，天將黑了，路還有十五里，挑担的不肯再走，就在一個小店裏借宿。開頭原已答應，後來老闆娘見我是個外國人，又堅決的不允許了。祇說天還早，還可以到達鄧老師家。（鄧教友是當地的大紳士。）好像在催促我們趕快離開似的。我們沒法，祇好走前些再說。走不多時，天已完全黑了，既看不見，又認不得路，便決定要找到一個地方來借宿，不問房屋如何，甚至路旁，茅棚，比耶穌誕生的馬槽還不如的地方，走走又走走，到了一個三家村，由萬教友代我央求一個人家，讓我們借宿

一夜。那知同樣是徒費了很多口舌，也不肯答應。正在這「山窮水盡」無法可想的時候，忽然從他家的鄰居走來了兩個看熱鬧的人，一老一少。老的先和我們談話。少的聽了，忽驚訝說：「你是神父嗎？我是教友呀！我可幫忙！」我說：「我原想到鄧老師家裏。現在天黑了，想在此地借宿。」他說：「啊！鄧老師！我也姓鄧，他家離此，還有八里路。你如果定要去他家，我可給你引路。」「那好極了！就麻煩你吧！」他說：「不麻煩，那是我們教友應做的事。」說完，立刻轉回家去，放了手中的一火籠，（一種竹絲做的提在手上取暖的東西，）又帶一個手電筒，引我們的路，併給我挑担子。請讀者想想，那時的我，是多麼的高興！多麼的愉快！多麼的感謝天主！這位少年，好像是天主打發來救我們的天神！

天色漸漸更黑了，黑得什麼也看不見。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我們四個人，一匹馬，祇靠了兩支光度極弱的電筒走路。（萬教友也有一支手電筒。）一閃一閃的光，照着我們在無邊的黑暗中前進，前進，前進了一個多鐘頭，纔好容易渡過了黑暗的海。我到達了鄧老師的家，心中的快樂，恐怕不亞於當年哥倫布在新大陸登岸的情況。

鄧老師家的房子，是舊式的建築，相當高敞，而且整潔。祇是鄧老師也不在家，當天也不會回來。他的三位公子，見

我黑夜前來，驚問過後，都拍手歡迎，高興的了不得。兄弟三個，爲招待我，忙得不可開交。隆情厚誼，無微不至。就寢後，回想當日情景，歷歷如繪。復思聖母與聖若瑟，爲服從命令，回本籍登冊，在白冷郡城，找不到住所，遭受世人的拒絕；又想到耶穌因被拒絕，就在馬槽中誕生，情景如何淒涼！我今天在途中先後受到教內與教外人四次的拒絕，雖不敢以「聖家」自比，情形却有幾分相像。所不同的是，天主賞賜我在受拒絕之後，達到了一個圓滿的目的地，最後仍受到教友的歡迎，這是我應特別感謝主恩的。

第二天，鄧老師也回來了。暢談離衷，情融誼洽。午後，我與鄧大公子往訪附近教友。經過昨夜在黑暗中走過的地方，在一個左有高山，右有深谷的小徑上，鄧公子告訴我，這是五年前譚神父遇險的所在，並把當時情形詳述一遍，又用手指示我，歹徒躲在那裏，從那裏出來，怎樣動手，以及譚神父怎樣受傷，怎樣滾下深谷水中，往那裏逃脫。正說得起勁時，忽從左邊山上，滾下一根木頭，把我嚇得一怔。我立即敏感到莫非天主的意思，在五年前沒有叫譚神父在這裏致命，現在要我來致命吧！鄧公子隨即高聲說：「這裏有人經過，莫滾木打着人呀！」上面已聽見答話了。我纔知道那是無心滾下來的。

第三天，我在那裏上完了會，告辭回城。想想後天便是聖誕節，城裏的神父與教友，都在盼望我回去；我在途中真是一分一秒的時間，也不願耽擱。所謂「心急馬行遲」。我現在快馬加鞭，還嫌走得太慢。走到離城還有四十里的一個地方，要經過一座約有五六丈長一尺多寬的木橋。橋板還很新，是用兩塊木頭合成的，分爲六節，每節是活動的，安放在橋架上。我認爲可以平安渡過，不願下馬耽擱時間。豈知那兩塊橋板中間，有條間隙，由小漸大，橋板又薄，載重不多。因此行不數步，橋板即起伏波動，以致馬慌脚亂，竟踏入橋的間隙，跌在橋上，馬腹貼着橋板，四脚懸於橋下。於是我騎馬背，馬騎橋背，成爲一種「跨鶴凌雲」的姿勢，真是危急萬分。幸虧馬頭接近第二節橋板，我便急忙跨過第二節橋上；同時馬也連第一節的橋板滾到河裏了。但當我在橋上站定了脚，回頭看時，那匹翻過筋斗的馬，却仍很安詳的在橋下吃草。這真是天下最巧與最好的事。再巧與再好的事是不會有的了。起先我是慌了，慌得幾乎麻木起來；現在却輕鬆的發笑了，好像經過的是個玄妙變幻的夢境。定了一定神，便走到橋下，牽了馬，騎着回城。到堂裏時，已是晚上七點多鐘了。

記實

病人之痊

王池氏桂蘭，原籍黃岩，衣莊業，信從耶教多年，因家境關係，夫妻失調，以致寢食不甯，積鬱成癆。王氏雖信從耶教，而精神上始終未得安慰，想另尋安心之所，因此獨自來到天主堂聖心醫院，時與姆姆暢談衷曲。其夫大不贊成。一日，適值王氏由堂瞻禮返家，其夫訊其所自來。王氏明認不諱，就遭毒打，血流如注。本年四月間病勢日篤，其夫東西奔馳，延醫服藥罔效。病人要求至聖心醫院就醫。七日來飲食不進，時吐清水，精神疲倦已極，穢氣觸鼻難近。姆姆以為病危難治，為之權洗，以備不測；又勸彼全心依恃仁慈聖母，服聖草茶。五月五日下午，敝鐸聞院內有二人病重垂危，前往看顧。果見王氏病勢嚴重。彼見司鐸，即云：「神父呀！我病無救矣。夜不安眠，飲食不進，已七日於茲。教會對於臨終病人所有應行之手續，請即費心早行，則我心安矣。」敝鐸以彼教理未明，令彼稍俟，並勸彼誠心仰賴聖母保佑。是夜二時許，據病者言，似在半醒半睡之際，見一穿着白衣，長髮披肩，形似姆姆之貴婦，立在床前，柔聲而言曰：「汝之臟腑齷齪不堪，」即伸手再三擦其胸部，又將其腹內之臟腑翻出洗滌，

復置原處既而言曰：「汝病愈矣！」言畢貴婦隱去，病者亦醒，頓覺身安體適。翌晨，王氏起床，欣告看護者曰：「我病愈矣。感謝天主大恩，聖母仁慈！」眾人果見彼精神矍鑠，快活非凡，索食無厭，毫無病狀，飛步奔至聖母山上謝恩。當日王氏回家，逢人輒揚聖母仁恩，勸其本夫棄邪歸正，同信天主真教。聖神降臨節，果然全家四口，同房東等，一齊到堂瞻禮，並至聖母山公拜申謝。

浙江海門天主堂司鐸倪儒範謹誌

（接上二五一頁）

的新倫理大觀。共黨的理想，便是創造無產無神的社會。他們最得手的方法，是使整個社會陷於恐怖破產的狀態中，然後混水摸魚，把持一切，務要一做到沒有共產黨，便無人能生活一的地步。共黨治下的民主自由的真諦如此。各大城市中，許多青年學生，竟為共黨巧妙的宣傳所欺騙，盲目附和，真可痛惜。青年學生應該知道，共產主義是自由的敵人，是和平幸福的破壞者。只有甘願做奴隸的人們，纔肯去跟隨共產黨，希望聖心報的讀者，不但要為遭難的教士教友，祈求天主，垂憐護佑；更要為共黨並為共黨宣傳所欺騙的許多青年，祈求天主，賞賜他們覺悟自己的錯誤，翻然歸正，借我們共同欽崇天主，愛護國家民族！

說林

吉祥街四號

褚正瑛

這不是故事，也不是杜撰的小說，是一件確切的事實。就在勝利後第一度國慶前夕，那條橫貫和平城中的吉祥街西首，發生了一件驚人的慘案。

那晚是無月的黑夜，忽然在吉祥街四號的兩扇銀色白鐵大門上，起了激烈的打門聲，驚醒了這宅高樓大廈裏的夢中人——莊老太太，莊太太，和莊太太的八九個孩子，還有幾個女傭人。

莊太太原是出名的一芥子胆。——在此深更半夜聞人打門，預料凶多吉少。何況莊先生最近不在家，她脆弱的玉體，又抱着貴恙，因此她分外恐懼。她在害怕得手足無措之下，率性像孩子般鑽入了被窩。她希望在被窩裏，聽不到外邊那種驚人的打門聲。

「開門！快開門！」一陣可怕的呼喝聲，和嘖嘖的打門聲，鬧成一片，傳進了屋中每個人的耳朵。

樓下幾個女僕，驚惶地跑上樓，向老太太請示：究竟要不要去開門？可是老太太也毫無主意，她把剛穿上身的衣

服扣上鈕扣，向媳婦房中走去。

「新小姐！新小姐！你聽見外面打門嗎？」老太太走到媳婦床前，見莊太太縮在被窩中，便推着被子問。

莊太太從被窩中探出頭來，驚懼失色地望着婆婆：「媽媽，我急煞了！這一定是強盜打門呀！怎樣辦？」

「我也想不到怎麼辦哪！我們只有依賴耶穌聖心了！耶穌聖心，保護我衆之家！」老太太熱切地念出這誦句。

「耶穌聖心，保護我衆之家！」莊太太也跟着念了一句。她突然火速地從溫暖的被窩中跳出來。「媽媽，我不能睡在這裏，讓我趕快換個舖位吧！」老太太還沒有回話，她已像沒有疾病在身似的，走到後樓客房裏，把門砰的鎖上了，就睡在客床上。

打門的響聲，已經停止了。可是樓下屋內，已充滿了嘈雜的聲音。一會兒，十多個兇狠的匪徒，直衝到樓上，其中七八個人手握着亮晃晃的兇器，衝到樓中間，見兩個女僕，便說：「站在這裏，不准動！」另一個說：「要是動了，立即請你們吃這個。」他把手中的鎗，向女僕揚幾揚。

「莊先生睡在那裏？快說出來！」一個面目猙獰的匪徒問女僕。

「莊先生前天陪莊太太到上海去了。」那年青的一

個女僕很快的回答。

「啊，不巧，不巧！」這匪徒似在向一個匪頭兒說話。

「不管巧不巧！我們總有我們的工作。」

於是十多個匪徒立即分成四小組，一組橫衝東房老太太臥室，一組直撞到西房莊太太臥室，這兩組可稱為搶劫組。另一組僅兩人，在樓中間監視幾個女僕。還有一組也兩人，專任在屋內搜尋主人。

搶劫組一進東西兩房，馬上翻箱倒籠，翻樹倒篋，忙得他們又慌又亂。

搜人組在廂樓上找到了莊老太太和八九個孩子躲在屋角裏，便命令她們到樓中間集中。祖孫主僕一羣人在監視組武力監視之下，誰也不敢動一動。莊老太太嚇得渾身顫抖，心中不斷呼求耶穌聖心救援，連連默念：「耶穌聖心，保護我衆之家！」

忽然，莊太太房中跳出一個惡魔似的匪徒，怒目直視着老太太：「貴重的東西在那裏？快說出來！」這種怒聲怒氣，猶如晴天霹靂，把老太太嚇得腿也酥了，腳也軟了，竟不自主的蹲下地去。孩子們急得號啕起來。

「不准哭！再哭，請你們吃雞蛋（子彈）！」
可憐這羣孩子，只得收起哭聲，偷偷的流淚。

「貴重的東西在那裏快說老實說！」那惡魔似的匪徒繼續追問老太太。

「啊！這……這個我……我不知道。這……這是我媳婦管的。我……我真的不知道。」她打着顫慄，話也幾乎不會說了。

「你的媳婦到那兒去了？」

「你不老實說出來，我們要把顏色給你看！」監視組的一匪徒恐嚇老太太。

「我老太婆老的快要死了。隨你們給我什麼顏色吧！」老太太竟也會硬起來了，但心中正在急呼聖心救援。

搜人組把老太太等一羣，交給了監視組，便又去繼續他們的搜人工作。他們闖到這裏，闖到那裏，當然也闖到了後樓。他們見客房的門關着，便蓬蓬的推，推不開，又砰砰的打，打不開，便怒聲怒氣的喊：「裏邊有人？快快開門！」喊了幾次，裏面沒有回聲，他們使用槍柄打擊。莊太太在裏面客床上發抖，幾乎把床也抖翻了，心中不斷呼着：「耶穌聖心，保護我衆之家！」

「瞿！瞿！」不知什麼地方傳來了這種怪聲，說也奇怪，那些匪徒一聽到這怪聲，便急速地一個個溜走了。莊宅裏的人都莫名其妙地檢點檢點屋內的東西，一切細軟，和古

畫飾物，什麼都沒有缺少。這時候，幾個女僕已去把大門關好了，回到樓上，和主人同講這件奇怪的，滑稽的，如惡夢似的盜案。

「開門！開門！」兩扇銀色大鐵門又在響了。屋中人都如驚弓之鳥，每顆才恢復正常的心，又忐忑緊張起來了。

「開門！調查戶口。」

「啊！原來是調查戶口的。快去開門，張媽！」老太太指揮那年壯的女僕去開門。接着她又說：「現在我明白了，那件盜案為什麼會如此奇怪，如此滑稽！」

「祖母，您說為什麼緣故？」一個孫兒問老太太。

「我想一定是有個在門口『望風』的匪徒，發現了有人在吉祥街調查戶口，因此便發出一『瞿』一『瞿』的信號，叫同黨火速逃走。你們以為對不對？」

「對對！祖母想的一定對！」八九個孫兒女一齊喊着。

「這一定是耶穌聖心的特佑。他完成了一『保護我衆之家』的許諾。我們該加倍感謝耶穌聖心！」

希望讀者諸君自己閱看之後，將本報借給親戚鄰友閱看。

雜俎

戰事下的新嘉坡安老院

——譯自安老會會刊第三十二期——

新嘉坡的安老院，是公元一九三六年十月間，在聖女小德肋撒的保護之下成立的。當它辦得正興旺的時候，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從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的四年中，我們（該院修女自稱）就像幽閉在孤島上一般，不能同歐洲中國印度等處的安老院相聯絡。可是，在那轟炸交戰，和敵人佔領的種種危難中，天主常照顧了我們。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早晨四下鐘，我們醒來時，耳朵裏只聽得隆隆的爆炸聲。張開眼，火光冲天。戰事在新嘉坡也開始了。我們的安老院，也就在這天開始，充作傷者醫院。四十四名受傷的婦女送來了。我們全院的人數，超過了三百名。

特華爾主教親來探望我們，叮囑我們把臥室都搬到末層來，千萬不要再住在樓上。到了晚上，接二連三的警報，叫我們真合不上眼。夜間大半的時間，就在祈禱中過去。我們的安老院是在新嘉坡城的郊外城內平日救濟

我們的恩人，把他們的年老不便行走的親屬，託給我們，我們雖然人數已經不少，但是怎能拒絕他們呢？醫院裏每天有新的受傷的送來，老人們就得再擠緊些為收留他們。修女們熱心不倦的服務精神，給來求進會的姑娘們留下了極好的表樣。

二月十一日，大炮怒吼着；修女們不能出外募捐了。三日，英兵炸毀附近的橋樑，大片的石子落到我們的院子裏來，我們的花園裏，也排着五六尊大炮，一隊兵守護着。院子變成了炮壘，不是要招引敵機來投彈嗎？我們謙恭地向軍官陳述了老人們所處的危險，可是毫無結果，相反，軍官的慌張的態度，益發使我們疑懼：不知要有什麼大難臨頭？

炮彈整夜呼呼地噓着，而且就落在我們的近周。我們提心弔膽的等候天明。天明了，狗吠着，日兵已在我們的院子裏了。他們的雪亮的刺刀上，都染上了一層鮮紅的血，把我們嚇呆了。那時候，在我們的洗衣作裏，還有英國兵躲着，如果雙方遇見了，不就要在我們這裏肉搏嗎？

當兩邊炮彈你來我去的時候，我們同老婆婆們緊躲在室內，不敢去探聽老公公們那邊的消息，也不敢走往廚房裏去預備東西。其實那時候，那一個人還想吃飯呢！可幸，我們在各處都預備着清水和一些餅乾，就算我們當時的

唯一食糧。

晚上，我們滿心掛慮着老人和那邊的修女，因此趁炮火暫停時，偷溜過去看看。呀！炮彈在那邊真不留情，穿過了牆壁，傷害了許多人。一個老人，到上面臥室裏去找東西，就躺在床邊死了，全身浸在血泊裏，別一個，接連受了幾處傷，還在上氣不接下氣的喘着。一個嚇死了。幾個受重傷。

說起我們的管聖堂的老人，他真是勇敢，每次轟炸或交仗，他總不爭着躲藏。這次，他的一條腿，給炮彈帶走了！修女們趕上去救護他，他還對她們說：「你們不要留在這裏，這裏太危險了。為我，這是沒有關係的！」他顯出他的愛德和勇敢，他只求天主賞賜他安死善終。

修女們在彈片的飛舞聲中，救護受傷的，安慰臨終的，而自己却絲毫沒有受傷。這不能不說是天主的特別保護。大多數的老人，一聽到震耳的飛機聲，就立刻竄到床底下或桌子底下去躲藏。

十五日，主日，沒有彌撒，足足已經四天，我們在猛烈的劇戰下生活着。英兵日兵，常在我們近旁交鋒，總算在兩個警報的短時間內，我們還能為老人們煮一些飯充飢。

午飯後，轟炸聲漸漸移向市中心去。一會兒，也就沒有了。接着，一個如死的沉寂，新嘉坡失陷了！傍晚，我們繞着房

子看了一周。呀！可惜，一座簇新的房子，破壞得不成樣子。美麗的聖堂，坍塌得格外厲害。可是，我們還該感謝天主，沒有讓我們遭到更大的損失。

沉着的腳步聲，粗大的談話聲，從我們的院子裏發出，打破了深夜的寂靜。無疑地，敵人已經闖到我們裏邊來了。天明後，我們不敢開屋子的門。但是汽車的喇叭聲，催促着我們。無法，我們就和老婆婆們一同出去。呀！羣日兵已佔據了我們的院子。一個軍官立在聖堂前。他見了我們，先向我們討了一枝鉛筆，然後在柱子上寫他的隊名。我們設法使他懂得這是老人們的聖堂。可是他答道：「我也知道，但是我該安頓我的兵呀！」

我們抑制了我們的恐懼心，請他看看我們的老人。先前英軍曾經把五名日本女俘虜，寄在我們裏邊；我們就把這五名日本婦女，指給日本軍官看。他看到了一衆老人們的可憐情形，深深地感動了。他就領了屬下，向外走去；到大門口，還回過頭來，仔細看了我們一眼說：「這裏是行善的，我們到別處去找地方吧！」

感謝主恩！從這天起，我們就派日本婦女輪流着在門房上看守。她們感激我們的照顧了她們，很願意如今爲我們服務。

講起飲食，那時候真是困難。沒有自來水，也沒有煤，要用水，我們該自己到湖裏去汲取。近旁的樹木，暫時充作我們的燃料。我們住在新嘉坡的郊外，真感孤立。因爲鄰人都已逃走一空，住在鄰近房子內的，只是些兇橫無理的日兵。

忽然特華爾主教到來了！他掛念着我們，不知我們怎樣了。他想派一位神父來看看，但是沒有成功。所以他自己得到通行証後，就來看我們，並且給病人施行終傅，送臨終聖體。主教在我們中留了兩小時，降福了衆人，才分別回去。兩天後，他帶了賈爾桐神父來。

我們便動手打掃聖堂。聖堂大部分已坍塌，只有唱經樓比較的還算完善。我們就把祭台放在唱經樓下面。這樣我們又能恭與聖祭。慢慢地，我們把無窗無頂的房屋，用椽欄葉蓋起來；暫時沒有颶風，也能過得去。在主教慈父心的照顧下，救濟會的卡車也來了，帶給我們許多罐頭食物。

一九四二年中，困難固然不少，收穫却也豐富。三百老人中，六十八人領聖洗，十六人領堅振，十三人初領聖體。

一九四三年，不測之禍臨頭了。三月底，一位美籍的和兩位英籍的修女，被日本憲兵隊叫了去，關照她們第二天早晨進入集中營。我們知道了這個消息，都驚慌失措，不知怎樣做才好。當時特華爾主教又不在，副主教陪着三位修

女到日本當局去說情希望能免去集中可是下一天日本的軍用車還是來找俘虜。我們都憂悶地看她們離去；有的老人們，竟像送葬一般的號咷大哭。

新嘉坡城內，有一位七十歲的老紳士，病得實在不能進集中營。主教設法得到了日軍的許可，把他送到我們安老院裏來。他原是教友，但教友的本分却久已沒有盡過。他憂鬱地對我們說：「請爲我求天主，賞賜我再得信德吧！」我們暗暗地把聖衣和我們會祖母的像，放在病人的枕下。一天，他忽然請求道：「神父再來時，請你們領他過來。不過要年老的神父。因爲年輕的，沒有經驗，不能料理我的這一生。」天主果然派來了一位合他意的神父；他就妥當告解了。第二天，他又領了聖體。

三位被俘的修女動身後，各人設法分管那空着的職務。瑪利亞修女服侍老人，已够忙了，但是她還願意兼管廚房。這是一個多麼辛苦的本分！另外那時候缺乏東西，更加難辦；但是，瑪利亞修女用她的聰明，勤謹，盡量使老人們喜歡。她把自己整個地獻給天主，總不計算她所做犧牲的大小多少。可是，天主却別有聖意，要她早早到天堂上去享福。七月五日，她忽然心臟劇痛得倒在地，過了兩天，就去世了。她忠心盡職，到死工作。這樣的死，爲一位傳教修女，是多

麼的光榮呀

特華爾主教積勞已久，腿上的一個小瘡，轉成了癰。醫生們看着要救主教的命，必須施行手術。主教一心聽天主的聖意，讓醫生開刀；他還希望爲教區多工作幾年。但是病已入骨，無法可救；開刀後兩天，他就去世了。從此，我們失了一位慈父。

一九四四年，整個的一年，是在被驅逐的威嚇聲浪中過着。日本軍官不斷的來察看，提出許多的問題，甚至計算過在我們的碎頂頹垣的破屋內可容多少兵。臨走前，總還說着要再來。老人們加倍祈禱；在耶穌聖心像前，點了一盞油燈，特別祈求耶穌聖心。我們的祈禱，果然不是白白的。日兵到十一月裏，才來佔據我們的房子，可是也只佔了末層的一部分。

被集中的修女們，幾乎毫無消息，我們僅能知道她們還活在世上。我們全心依靠聖母，求她從那惡劣的環境中救出她們。

一九四五年了。苦痛的時間，一天一天的挨過去。我們渴望着時局的轉變。美國的海空軍威脅新嘉坡了。日兵努力設防，準備大戰。那知八月初頭，忽然傳出日軍投降的消息。我們還不敢輕易相信。到了十五日，消息才確實了。聖母

果然允許了我們的祈求。從一九四一年的無玷始胎瞻禮起，到一九四五年的聖母升天瞻禮止，四年中，聖母常照顧着我們；她的大能的雙臂，常保護着我們，從不間斷。

我們初到新嘉坡時所住的房屋，正在市中心，被炸得一些不留。如果我們還住在那裏，那麼，老人修女都已炸成灰燼了。我們只有感謝聖母聖若瑟和聖女小德肋撒。

九月七日，分別了兩年又五個月的被俘的修女們，也回來了。她們在集中時，還有什麼苦沒有嘗過呢？最難受的，還是一連七個月的沒有彌撒，沒有聖體領，但是回來後，她們忘掉了過去的痛苦，重新盡她們的職分。

(朱煜仁譯)

益聞

教宗頒賜遐福於愛護公教刊物者

當今教宗庇護十二世發出訓令，頒賜七種非常遐福與公教報章雜誌之編輯者與讀者，以及一切有

功於推銷，介紹，資助，効勞於此種事業之善士。教宗此舉，係同情於公教新聞界同人，提高公教報章之地位，指出公教新聞界之重大使命，應當為衆人所重視。教宗特為表示自己如何愛護公教報紙，並希望全球人士與已有同樣之愛護心，故頒賜遐福並指定受福

者為：(一)一般熱心於文字工作，鼓吹公教思想，提高人類道德精神，發揚公教社會理論者。(二)任印務工作，直接或間接以機器或勞力承印者。(三)効力於散發或推銷者。(四)以身作則，或以言行，或以勸導，使人放棄不良讀物，改讀公教讀物者。(五)青年誠意作公教新聞報之讀者。(六)接受善勸，受新思想之啟示，而急起力行，作愛主愛人拯救社會之善舉者。(七)或以力行，或以精神，協助此種事業之進展者。(益世週刊)

聖召節宗座善會通告全國教胞

宗座善會秘書處為促進聖召運動，特於六月五日發出公函：「查近年以來，聖伯多祿宗徒日(或

此節後之星期日)，為喚起神職界及各修會聖召起見，特舉行聖召運動。在此節日，仰衆信友，以熱切之祈禱，求稼穡之主派遣收穫之工人。衆司鐸，在羣衆前，當闡明修院及神職界之關係；即司鐸自己，亦應為本區主教，設法搜集選擇，並在可能範圍內，協助志願生入修院；另外勸導父母師長傳教先生以及兒童，使每人自動並誠懇接受神職界之一般工作。此外，在可能範圍內，捐助伯鐸善會。在環境惡劣的今日，邪魔與其同黨，設法阻止福音之傳佈，並以拆毀修院，抑制學校，解散修生，欺壓傳教士等方法，破壞神職界之陶成。吾等豈可不燃起熱忱，以保持每年風行

之好習慣。本年六月廿九日，幸逢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總主教晉鐸銀慶紀念。吾人皆知，公使對本國司鐸之建造，格外關懷。爲此仰衆司鐸及信友，在此慶日，不特以祈禱和善意，且在聖召推動之工作上，以更大之努力，謹獻於教廷駐華公使！

黎公使晉鐸銀慶
六月廿九日，上海天主教進行會等一百十公團，慶祝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總主教晉鐸銀慶紀念。

上午八時，在重慶南路聖伯多祿堂舉行謝主大禮彌撒，由公教詠唱團唱經，土山灣軍樂隊奏樂助興。到中外教友數千人，濟濟一堂，情緒異常熱烈。十時，公進會等在震旦大學大禮堂茶會，歡迎黎公使。到有吳市長，宣司令，市府各局局長，方治，吳紹澍，杜月笙，監察委員范爭波，立法委員葉秋原，江蘇監察使嚴莊，潘公展，馮有真，市商會徐奇頤，王曉籟等；上海教區惠主教，山東陽穀牛主教，滋陽魏主教，于總主教代表毛振翔神父等，與各公團代表二百餘人。由宋漢章，陸德澤，朱志堯，陸英耕，朱孔嘉諸氏爲主席團，總幹事徐通源，招待各界來賓，非常殷勤。席間公推朱志堯代表致歡迎及慶祝詞，次由嚴監察使及于總主教代表毛神父等相繼致詞。黎公使致謝詞，由顧守熙博士担任翻譯。末由陸英耕氏致閉會詞，並謝各界來賓。攝影，禮成而散。黎公使致詞如下：

「今天是我晉鐸廿五週年紀念日。這日子，我應該在靜極的處所省思一切，檢討過去所作所爲，是非非，以作來日的準繩；而不應該在諸位之前，受到這樣盛大的歡迎。這真使我受寵若驚。用句中國古話說：『實不敢當』。前些時，我在余山聖母之前有些激悟，因此也有無限感慨。人民是這樣多難，我們必須祈求，祈求！我在未來中國之前，曾有信致中國各位主教們，希望繼續犧牲。爲教義，爲天主而犧牲，是無上光榮的。但是自我到中國後，我看見中國內部種種苦難和不安，人民真是痛苦萬分；而且傳教士的安全，也都發生了問題。昨天據惠主教告訴我：又有五位傳教士失蹤。這使我深深的感覺到中國傳教士犧牲偉大的精神。嚴莊先生說：在中國過去歷史中，已經有對天主教精神的瞭解。天主教徒服務，是有希望和安慰的；只要是爲人類，就雖勞而不苦，由此而產生一往直前的力量。這就是天主教的精神，也就是中國的傳統精神。今天，是聖伯多祿瞻禮日。他是第一位教皇。在這偉大的紀念日，我僅此表示最大的希望，希望中國神父及傳教士的數量與質，一天天增加。」（上海益世報）

中華公教福利會
（寵光社北平消息）今年五月間，中華公教福利會分會成立於北平，爲進行華北公教福利事業。

該會除上海總會外，已有分會兩處：一在廣州，一在開封。按中華公教福利會，乃中華公教教務聯合會之一部。今於宗座駐華公使黎總主教提倡之下，重新組織，積極進行。一九四二年，方濟各會費神父在重慶開辦中華醫藥服務社，幫助教內醫院及診療所，以應付艱難。于總主教對此，曾予以鉅大助力，並代請美國公教福利會援助。費神父於一九四四年逝世，香港耶穌會賴神父與福建多明我會施神父接收辦理。該事業不僅限於醫藥服務，更成為各式各樣之救濟機構。美國物資源源而來，該會按時發給各醫院診療所嬰兒院，以及國內各公教慈善機關。一九四五年十一月間，努力於福利事業之各團體，曾於上海開會，在蔡總主教指導下討論事項，宗座代表報告福利會正式成立，臨時會址設上海，任耶穌會季神父為會長。蔡總主教欲使此事業推行，乃任味增爵會明神父為常務秘書。自是以後，中華公教福利會及醫藥服務社，開始承辦全國公教福利事業。去年七月間，設辦公處於上海方濟堂賬房，並以耶穌會讓用之房屋從事工作。該會以代表中華公教社團之資格，除在國際救濟會紅十字會等機關獲得救濟外，曾向美國海陸軍物資結束委員會購買物品或得到救濟品。迄今全國教區，由中華公教福利會，收到供給品甚多。

○ ○ ○ ○ ○
 蔣主席夫人參觀上海善牧院

善牧院在上海徐家匯衡山路，由天主教善牧會修女管理。該會體諒吾主善牧之撫養亡羊，專事救濟曾經墮落之婦女，以及援助家庭環境惡劣以致能有墮落危險之女孩。該會所設善牧院，遍及全世界擁護人道主義之國家。上海徐家匯善牧院，創辦已有十餘年，現收容女孩有一百三十餘名。六月十一日下午，蔣主席夫人，由天主教福利委員會總幹事明德司鐸及申報主筆教友葉秋原夫婦陪同，前往參觀善牧院。女孩輩唱歌歡迎。蔣夫人作簡短訓話，勸勉效法耶穌，服務人羣，多行祈禱。夫人參觀院中各部，對於廚房之整潔，尤感興趣。臨行時，夫人慨捐白米二十袋，並許贈送糖菓及肉類。

○ ○ ○ ○ ○
 徐家匯聖母會常年大會並慶祝會友金慶

六月八日，徐家匯中華聖母會舉行常年大會，並為該會友夏鼎彝、蔣贈梅、蔣炳鈺、朱君頤四位先生，慶祝進會金慶。七下，在聖依納爵大堂，由值會徐宗海司鐸舉行感恩聖祭。徐匯中學聖母會，土山灣聖母會，暨木滙女聖母會會友，均來參加。彌撒畢，全體會友齊集會所，共進麵點，敬向四位老先生道賀。十下，常年大會，會友出席者達七十餘人。值會司鐸主席行禮如儀。首由聖母會領袖致開會辭。次報告會務。書記郭品琪報告三十五年度會務狀況；會計傅守安

報告經濟收支狀況，繼而討論事項，又改選三十六年度正副領袖及職員。結果，黃松漁先生仍當選為正領袖，龔勝梅郁品祺為副領袖，評議長沈信生，評議員陸景龍，顧德麟，沈禮生，周呈祥，書記陸嘉謨，劉允煌，會計傅百安，幹事王品生，徐應才。並為會友間容易取得連絡起見，仍依原定區域推選區長七人：王敬儀，徐清平，徐鞠賢，馬駿才，蔣飛翰，陳英祺，張春生。末由值會司鐸並聖心報王昌社司鐸致訓詞。散會。（謄）

聖保祿會修士發聖願典禮

四月二日南京聖保祿會修士徐孝清發聖願。于斌總主教主禮，禮後並致訓詞。大意云：聖保祿會

修士發願大典，在中國還是第一次舉行。聖保祿會在南京教區，奠基未久，其目的在以印刷傳教。因歷年來戰爭的關係，工作未能展開，生活亦未能安定，而事業亦尚未完成。然在此初創期間，困難在所不免。如果能努力繼續前進，則使命終有達成的一日。目前時局還不安靖，故此聖保祿會之名稱，在中國尚未能普遍週知。以後應擴大宣傳，使中國人民，盡知聖保祿會之任務而踴躍參加。下次發願的人數，由一而十，十而百。中國為文化之邦，其文化程度，在最近五十年內，定然有增無已。希望今後五十年內之中國文化運動，不應沒有聖保祿會士參加！

揚州各界歡迎孫培安神父

揚州天主堂孫培安神父，於民國二十六年日寇進城之時，在震旦中學組織難民收容所，在敵人槍燒殺淫威之下，挺身冒險，抵抗凶燄，救護難民，保全婦女貞節。揚州民衆莫不刻骨銘心，感恩無既。茲值孫神父蒞揚，地方各界，特於七月三日上午十時，在縣商會舉行歡迎會。孫神父偕震旦中學丁校長，準時蒞會。張縣長，楊書記長，朱議長，以及各公會理事長，與當時協同辦理救濟工作之張參議員等，均出席參加。張縣長主席，代表全縣民衆，向孫神父致敬致謝。縣長謂孫神父當時之救濟工作，不僅保全民衆，抑且保全抗日志士之生命，增強我國抗戰力量。末由孫神父致詞，報告當時辦理工作情形，並對此次歡迎會，表示謙謝。朱議長，楊書記長，張參議員，相繼致詞，對孫神父救濟難民，均致感謝。詞畢，聚餐。賓主盡歡而散。（來稿）

安慶教區總堂火災

安慶總堂主教公署及神父住院四層大樓，建於一九二八年。本年五月廿一日晨八時，大樓西部氣樓突告起火，原因不明。適遇大風，灌救無效。一時火烟飛騰，不數分鐘，西樓屋頂下塌。因下面圖書館，聖堂，餐廳，貯藏室，俱皆是無支柱之廣廳，不勝重量，屋頂竟由最高層直墜至地窖。西樓頓時全部着

火。東樓亦自上而下，燒毀屋頂及三四兩層；一二兩層賴大眾奮力灌救，幸得保全。統計西樓全部，並中西文圖書館，貯藏室，由聯總領得待分發至全教區之救濟物資，以及東樓大部份物件，悉被焚毀，損失奇重，難於估計。六月一日，黎培理公使主持安慶總主教區成立及梅總主教就職典禮，參加者有蚌埠趙主教，屯溪副主教，公教團體，及軍政各界代表。禮儀莊嚴隆重，為皖省前此所未有。黎公使在公教團體歡迎席上，盛讚安慶教務之發達，西籍耶穌會士傳教之功績；並對前日火災之影響深表同情，特勸信友慷慨捐資重建。黎公使並以身作則，當場簽寫四千萬國幣之支票一張。(雷)

北平公教學生聯合會成立

(龍光社北平消息) 平市教外大學之公學生受甄審時，曾於北平王伯尼神父領導之下，成立一小規模之公教同學會。甄審完結，同學會略呈停頓。今幸有學生代表數名，拜見李君武副主教，欲重組同學會。復活節時，曾舉行學生會議。後田樞機主教在方豪神父管理該會，照顧平市非公教專科以上學校學生事宜。降臨後第二主日，召開全體會議於北堂。前來參加男女學生，北大，清華，燕京，中大，師大，朝陽，藝專等，共十二學校。加入同學會者九十八名。聯合會目標，欲使學生得到公教陶冶，為此隨時請神

父為該會演講，啟發其公教精神，鼓勵其修德求學。希望於相當時機，發起其他公教活動。譬如對學生欲保守入教者，施以訓練；設立指導處，以幫助新入校學生。該會學生每十人中選出代表二人，組織代表團，分成六組，分掌普通事務，秘書工作，讀書研究，感情連絡，福利事業，及神靈福利。

浙江拾零

教廷駐華公使黎總主教，為主持浙江梅總主教就職典禮，於降臨瞻禮前蒞臨杭州。浙江省主席沈鴻烈特派秘書長雷法章，杭州市長周象賢，均到站歡迎。降臨瞻禮日，梅總主教就職；省主席沈鴻烈抱病前來參與盛典，端坐二小時；禮畢，道賀而別。杭州警反教方面，對於梅總主教就職，亦派廣濟醫院院長蘇老醫師(英籍聖公會信友)，暨基督教青年會王總幹事與葉副總幹事，前來參加。禮畢出堂，蘇老醫師跪在黎公使前親權；更令我教內外同胞對當今教宗起敬起畏。杭州公教青年會亦已宣告成立，會員計有一百三四十人。梅總主教之主教公署所在地，即明末杭州公教先賢楊淇園先生故第遺址。浙江方面各主教區，經黎公使到杭後，有重行劃分之議。因杭州教區，由浙北直達浙西江山；寧波教區，越台州而達永嘉；在管理上與教務進展上，均有改善之需要云。(謨)

永嘉經言學校 集團初領聖體

浙江永嘉保祿經言學校開辦以來，成績斐然，由此而受到聖教基本教育之人，指不勝屈。抗戰期內，曾一度關閉。嗣後迫於教友兒童學習教理之需要。蘇總鐸於經濟困難之際，勉強重開。惟因基金毫無，自難發展。本堂教友有感於此，正擬捐募款子，作為基金。去年汪司鐸鳴泉主持校務，人數增加。本年聖誕瞻禮日，男女學生集團初領聖體者八十餘人。各生自動捐獻大禮彌撒一台，並攝影留念（賢）

浙江常山天主 堂設立施診所

時屆炎夏，疫疾流行。衢縣李佩仁司鐸有鑒於斯，特商請常山胡珪司鐸，設立施診所，并指派聖心會陳邱兩修女，每月三次，由航埠鎮輪流來常診治。貧病者免費；餘概收醫葯成本。該兩修女辦事熱心，長途跋涉，不辭勞苦；不特為患病者之救星，即對傳教事業上亦不無補助云。（常山通信）

廣東惠陽水災 教友損失重大

六月中，廣東惠陽東江一帶水災慘重，為數十年來所未見。東江水堤崩倒。近四百人口之一條龍教友村及附近村莊，適當其衝，故災情格外重大，房屋田產，均被水沒丈餘。教友房屋之倒塌者二十餘所，其中一所即小聖堂。一切田產皆被傷害，收穫無望。地方人民，又以水堤崩倒，不知何日重復修理，江

水時出時入，不能再事耕種，生活無法解決。查惠陽縣為香港教區之一屬縣，全縣教友數約萬餘；而一條龍又為東江教友萃集之區，此次慘遭水患，不但人民生計受害，即於教務上，亦大受影響。香港副主教特通令所屬教友，慷慨援救云。（公教報）

佩挂念珠聖牌 落井得救

三月五日，贛州城有女子陳姓者，年十七八歲，去冬聖誕節領洗身跳井。該井水深二丈，水面到井口亦約二丈；在此死門關前，陳女載沉載浮於井中。其時路人趨來圍觀，放下吊桶。陳女口呼「耶穌瑪利亞救我」，即雙手把住吊桶繩，被人拉起。升至地上後，因恐怖過甚，心臟停動，呼吸亦止。幸有醫士來到救治，并予人工呼吸，陳女得慶還陽。及為之更換衣服，發見其頸項尚挂著念珠聖牌等物。救甦之後，即乘人力車，送到贛城天主堂仁愛醫院。居院三旬，由其家姑接回，并獻彌撒謝恩。（曾司鐸來訊）

託求

凡有託求須載明省縣及本人姓名，閱者亦請本著愛人之德懇切代求。

江西◎婢亟需某樣恩典敬懇修士修女閱報諸君各方信友代求聖母大聖若瑟轉祈耶穌聖心俯允所求
吉安宋輝貞拜託
江蘇◎母誕堂教友張若瑟因戰事關係失踪未有著落又

本期目錄

特敬無玷聖心以克勝惡俗	二二七
切實援助傳教區神教	二二九
耶穌聖心為至上者之華府	二四〇
當今教宗與聖母聖心敬禮	二四一
徐宗澤神父逝世誌悼	二四三
方濟各沙德萊(續)	二四五
訪問陽教年會御主教	二四九
聖母教了我的性命	二五二
見羊歸來	二五三
病人之痊	二五七
吉祥街四號	二五八
戰事下的新嘉坡安老院	二六〇
五閱	二六四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二四九七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登記證警字第一三〇號

郵寄函件注意

請於地址前註明上海第二十郵區。譬如
上海(20)徐家匯天主堂聖心報館
上海(20)徐家匯土山灣印書館發行所

有罹難教友父子二人一名若瑟一名西爾物斯德肋特請代求聖母轉求吾主聖心恩賜平安回來
河南●舍姪患肺癆症頗重特托讀報諸君代懇聖心垂憐彼賜全愈
浙江●僕全家六口僅僕領洗入教家中人均仍在冷淡保守的狀況中仰懇閱報諸君代求聖母大聖若瑟轉達吾主聖心俾克如願以償
海門張加辣拜托
除鎮天平街馬明倫謹上
平陽卓培良敬托

聖心報第六十一卷第二次預定辦法

- 一 本報本卷第二次預定六冊，自第七期起至第十二期止，報資國幣一萬二千元 國內郵費在內，國外郵費照加。
- 二 由傳教區賬房劃賬付款者，另加手續費一千元。
- 三 外埠付款，可兌郵局匯票，或將大額郵票封置信內，掛號寄來。

聖體軍月刊

教友家庭之寶貴讀物

聖體軍月刊，雖為初中高小程度之聖體軍友而發行；但我國之教友家庭，俱宜定閱該刊，不特可供子女閱看，仰且父母輩亦可獲得許多資料，在茶餘燈下，向子女講述叙歡。管理兒童之小學教師，講解教理之司鐸與宣講員等，均能於該刊中取得極好資料。該刊土山灣印書館代發。第十三卷第二次預定九月至十二月四冊，國幣八千元。由傳教區賬房劃賬者，另加手續費一千元。其他辦法與聖心報同。

惠書誌謝並介紹

茲承香港公教真理學會惠贈
聖母行述 南陽梅先春主教著 港幣四角
亞爾斯本鐸聖維雅納傳 譯者王昌祉 港幣一元五角